



岂不快哉

□ 刘慧省

遇见,即是缘

□ 曹丽芳

为学如流水行云

□ 邓艳琴

2025年的冬天,我报名参加了中国教师报举办的《唐诗百话》共读活动。《唐诗百话》是学者施蛰存先生的著作,用普及的方式讲述关于诗歌的专业知识,既是通往古典美学的津梁,也是滋养教学实践的活水。

打开《唐诗百话》,我看到了《从军行》《代悲白头翁》《感遇诗》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《竹枝词》……许多是上学时学过的诗歌,当时没有读懂,现在重新来复习——这是我的想法,可能也是许多共读伙伴的想法。

于是,我每天阅读领读老师的文章和共读老师的文字,同时撰写读书笔记,30天时间居然写了1万多字。共读活动结束,我仍然经常登录共读的课程平台,阅读那些精彩的评论、有趣的想法,仿佛又回到大家一起交流的美好时光。

施蛰存先生用漫话的方法自由活泼地漫谈唐诗:在讲解一首诗时,怕读者不了解,于是顺便“讲一个典故的意义,讲一首诗所反映的时代、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,或要讲一种诗体的源流”,甚至有时“还得讲关于诗的文学史、文学概论和有关的文学基础知识”。

这样讲唐诗对我帮助很大:第一篇讲王绩的《野望》时,涉及了一些唐诗的知识;讲杨炯的《从军行》时,把《从军行》的平仄和节奏都标记出来。施先生说读律诗“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,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”——那时我正在教学《唐诗五首》,于是在引导学生理解《使至塞上》《渡荆门送别》《钱塘湖春行》几首诗时,我尝试让他们先从第一联和第四联读起。

最有趣的还是与许多陌生的老师互相交流、互相激励。一个月的时间,我们谈诗歌、谈生活;在分享诗歌的同时互相打趣,给共读活动增添了无穷乐趣。每天最期待的便是领读老师的文字,他们精心研读诗歌,查阅大量资料,认真打磨文稿,即使工作忙碌也丝毫不懈怠。我们的共读群真是卧虎藏龙:陈可晶老师每天一篇感悟,《铁衣寒彻沙场月》《当“哭声”漫过青山》……每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;朱晓堂老师擅长补充诗人的生平、诗歌的创作背景,帮助我们丰富认知;吴赫蔓老师擅长用漫画画出诗歌;杨玲老师则坚持从用韵的角度分析诗歌的情感与韵脚的关系。

共读群里最受欢迎的非林子老师莫属。每当课程平台更新文章,他便喊着“镇楼的来喽”;当有人呼吁给点力的时候,他便打趣地说:“我给两点力,思考力和行动力。”的确,这两点“力”他兼而有之:评王绩的《野望》时说,“这位初唐‘打工仔’总是停下来看看秋色、落晖”;评李贺时说,“李贺这小子才活了27岁,却硬生生获得‘诗鬼’名号”;评刘希夷的《代悲白头翁》时说,“最妙的是‘不烧弯弓’,却偏能把道理说进人心底”……我想,这样的老师教语文,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呢?

有时聊到诗歌外的话题,林子老师忽然说:“周末午后,慵散无端,诸事云外。只念到我那才识俱佳、品味高雅、诗联文赋无一不精的涛哥(领读的邓涛老师),期盼他今天的领读文章早点出炉,好让我等一睹为快。”邓涛老师的文章一下子抛出5篇,林子老师又说:“考虑过我们的接受能力吗?”“稍等,我找个吐血的表情”……大家一边说着轻松的话,一边阅读、评论唐诗,真是其乐融融。

共读《唐诗百话》,我们谈诗词、说美食、讲笑话,虽没有横槊赋诗的豪气,没有曲水流觞的雅趣,没有泛舟夜游的肆意——但经过大家的评论,唐诗融进了我们的生活。在这寒冷的冬夜,我们隔着屏幕、透过文字,结识了许多爱好诗词的朋友,遇见了一个个有趣的灵魂,岂不快哉!

(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蠡县南庄中学)

经典之作总是常读常新,然而如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,已很难再有大段时光从容沉潜于一本书中——不过,《唐诗百话》是个例外。

《唐诗百话》共100余篇,施蛰存先生于1978年初提笔撰写首篇。彼时,我也正在母亲的腹中孕育;那年底,我降生于世,而这部著作则因故几度停笔,直至1985年才最终出版——这段“怀胎”竟长达8年之久。一本书的诞生如此不易,人与书的相遇又何尝不是一场珍贵的缘分?

2023年寒假,我驾车入山小住,随身带了这套书,并在手机里下载了它的有声版本。一路行车便播放聆听,每逢停驻休息,则面对山水展卷静读。就在这样的交替之中,我将全书听了一遍,也读了一遍。施蛰存先生不趋时俗,为呈现唐诗全貌与诗人风格的立体维度,选诗时经常“避熟就生”——例如白居易《新乐府》50首,一般选本多取《新丰折臂翁》《卖炭翁》等诗,施先生却特意择取鲜为人知的《两朱阁》。与此书相比,一般诗词读物多局限于文本赏析,略微涉及创作背景、典故知识等;施先生则广及诗人生平、诗体流变、读诗方法,以及相关的文史知识、官职制度、风俗人情等,俨然一部小型的唐诗百科全书。从此,《唐诗百话》成为我的枕边常伴、案头良师——因时常翻阅、批注,书页显旧,我又特意重新购买了一套珍藏起来,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因珍视

当草木褪去繁荫,天地间多了几分沉静,中国教师报组织的《唐诗百话》共读便成了一场恰逢其时的精神蓄力之旅。

回首8年教学生涯,初登讲台时的青涩仍历历在目,这些年在教案与课堂的轮转、学生与事务的牵绊中应接不暇,逐渐磨炼成长为能胜任工作的教育者;但也因日常的繁杂和忙碌,离纯粹的诗心越来越远,少了与文字对话、与灵魂共鸣的闲暇。施蛰存先生的《唐诗百话》恰如一叶舟楫,在这场共读中载我驶回久违的诗海,不仅让我重温唐诗的文字之美,而且触摸到诗歌背后的文化脉络和人文温度,让唐诗真正成为我的“精神避风港”。

《唐诗百话》最打动我的是将诗歌与地理深度绑定,让每一首诗都恰似“行旅笔记”,可以勾连过往的阅读记忆和生活经验。施蛰存不孤立解读诗句,而是细致梳理诗作涵盖的地域水系、行政疆域、自然风貌,结合唐代的地理认知和人格魅力让抽象的诗意变得可感可触、可闻可嗅。读王维的《汉江临泛》,“楚塞三湘接,荆门九派通”开篇便尽显地理视野的壮阔——施先生不仅厘清“三湘”是湘潭、湘乡、湘源的合称,代表汉代长沙王国的领域;而且详解“九派”的由来,论述长江支流情况,点明其常在诗歌中指代长江本身。如此一来,汉江连接楚塞与

为什么要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《唐诗百话》一书作为共读书目?

诚然,施蛰存先生的《唐诗百话》未必能算非常畅销的书籍,但付梓数十年来一直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。施先生用深厚的学养、流畅的文风引领读者走向唐诗,或赏析诗意,或考据文字,或兼谈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等诸多方面——无论想做专业的诗歌研究,还是想了解与诗歌有关的知识、掌故,都可以在阅读《唐诗百话》时有所收获。

《唐诗百话》并非板起面孔的纯“学术”著作,所以此次共读也没有按照书中“初唐—盛唐—中唐—晚唐”的顺序展开,而是选出28篇诗话,分别以“地理、历史、名物、艺术”

而重购同一部书。

去年11月,中国教师报举办教师读书会,委托我承担部分领读工作。接到任务时内心颇有几分诚惶诚恐,但我转念自问:何不将此次任务视为一次难得的学习契机,借此敦促自己深入研读、切实精进?如此想着,心境便逐渐平和踏实下来。

为了增强阅读趣味,本次共读并未沿用“初唐—盛唐—中唐—晚唐”的时间脉络划分板块,而是独辟蹊径地以地理、历史、名物、艺术4把“钥匙”开启这部著作。我负责领读地理篇章,需要每日围绕一篇诗话解读文本、概括内容,并拓展相关地理知识。这种任务驱动型的阅读方式于我尚属首次,我每天忙碌而充实——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工作,其余时间便全然投入此书:查阅资料、细读文本,将理解与感悟凝结成文,经工作室张琪老师校对后发布至平台供共读教师学习,然后对大家的阅读笔记和思考进行互动点评。

我从未如此专注而纯粹地沉浸于一本书中,仿佛一块海绵,既竭力吸收也自然释放。本就仰慕李白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此番更得以循诗而行,随唐人之笔神游山河:与杨

炯同驰铁骑“绕龙城”,体会书生投笔从戎的慷慨意气;陪王维“汉江临泛”,于“襄阳好风日”中领略水色天光的明澈;伴孟浩然“登岘山”,感喟人事代谢、岁月流转;更追随王翰、王之涣、王昌龄等人的笔墨足迹,在《出塞》的苍茫意境中饱览边塞风光,体察将士的豪情与悲欢……地

理这把钥匙,不仅为我打开了一扇解读唐诗的崭新大门,也让我看见了从未领略过的风景。

受了《唐诗百话》的启发,我不再局限于字词释义与主旨解读,而是着力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本身的音韵之美、格律之妙,并通过朗读深化体悟。同时,我也尝试以多重视角开启诗歌的解读之门。比如,教学苏轼的《赠刘景文》时,围绕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一句,针对学生普遍好奇的“橙与橘究竟有何区别”,我与学生展开了一次诗歌与科学相融合的跨学科探索。我将橙子与橘子带入课堂,指导学生通过观察、嗅闻、触摸、品尝等多感官方式进行对比,并鼓励他们结合课前查阅的资料从外形、气味、口感乃至生长特性等角度辨析橙与橘的异同。整堂课在清甜的果香和隽永的诗韵中展开,学生兴致盎然地走进了更

我的“精神避风港”

□ 朱晓莹

从来不是孤立的风花雪月,而是诗人对时代的呐喊、对人生的回应。

共读活动让我在浓厚的群体氛围中完成了从“被动接收”到“主动输出”的成长。共读之初,领读老师的深度拆解、伙伴的精彩分享让我深受启发,忍不住主动参与讨论。我结合教师工作“提前备课”的职业习惯,逐渐调整学习模式:提前一天精读原诗,标注疑难之处并写下初步感悟;研读施先生的解读并修正认知,然后结合领读老师的点拨,梳理思路给出原创分析。共读活动后期,繁杂的教学事务让我分身乏术,面对部分诗歌的晦涩陌生,我不止一次萌生过半途而废的念头。但看到共读伙伴每天分享的读书笔记,那份坚持的动力又重新涌上心头。这种“被氛围推着向前”的输出式学习,伴着一次次的观点交锋和碰撞,不仅让我对诗歌的理解愈发深刻,也彻底打破了以往“读过即忘、浅尝辄止”的阅读困境。

循着施先生对唐诗艺术手法的精妙解析,我得以细品诗人遣词造句的匠心、营造意境的智慧、抒发情感的

为生动、立体的诗歌世界。

我也开始尝试在儿童诗与古诗之间寻找一条彼此联通的道路。有感于施先生在书中采用的组诗编排方式——第16篇《孟浩然五言律诗三首》和第22篇《边塞绝句四首》——我和同事在儿童诗教学中也借鉴这样的方法,尝试建立古诗与儿童诗之间的有机联系。具体而言,我们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:一是将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呈现,引导学生整体感知其诗风的流变和特点;二是围绕同一主题将古诗与相应的儿童诗并列学习,带领学生从语言、韵律、意象、情感及创作视角等层面细致比较。比如,将儿童诗《童年的水墨画·溪边》与古诗《小儿垂钓》放在一起对照品读,这样的对照与关联不仅拓宽了诗歌教学的路径,也让学生更鲜活地领略到诗歌之间跨越时空的共鸣和演变。

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在引导学生进行诗歌创作时,我们常常“古为今用”或“今为古用”,即学生尝试将古诗与儿童诗进行创意转换或改写——有时取其“意”,有时取其“势”,而最佳的创作往往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跳脱出原有的框架,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。

经典之作,常读常新。我与《唐诗百话》的缘分仍在继续,而我与诗歌的故事也将不断更新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)

细腻,也得以与志同道合的共读伙伴共赴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。渐渐地,我恍惚感觉已不在“读诗”的浅层,而是尝试迈入“赏诗”的境界——跨越千年时光,与王建领略《宫词八首》的宫闱日常图景,与钱起体悟《湘灵鼓瑟》的空灵幽韵,与韩翃共享盛唐宫廷的细腻风情,与刘禹锡共鸣巴蜀民歌的鲜活灵动……共读活动临近尾声,当我再次与熟悉的“诗豪”刘禹锡相遇,不再拘泥于单篇篇章,欣然有了全新感悟:“好的文字,从来没有雅俗之分,而是既能在土里扎根,又能向云中开花——就像《竹枝词》,唱的是巴楚的春,藏的是文人的魂,到今天读来又像江边的风,鲜活而生动。”

于我而言,这场以《唐诗百话》为媒的共读之旅,既是一场沉浸式的唐诗研学,又是一段自我成长的修行。它教会我的不仅是读懂一首诗的方法,而且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。而共读赋予的群体动力、输出式学习的坚持、碎片化感悟的整合,更让这场学习超越了书籍本身——它让我在秋冬的沉淀中突破自我,在跨越时空的共鸣中明晰初心。我也愿以诗为桥,在传递知识之余,将这份浸润心灵的千年诗意和精神力量,妥帖地传递给每一个朝夕相伴的学生。

(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实验小学)

文化与人格培育相融合,不断拓宽诗教育人路径。这种对于诗歌的探索是相互契合的,许多共读教师都表示更加系统地学习了诗歌的各种知识,也在文化史和诗歌史中找到了一首首诗歌的具体坐标。

《诗经·淇奥》写道: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”就在为期一个月的切磋琢磨中,我们仿佛循着唐诗的轨迹重新游览了大唐的山川草木、城关官阙,也仿佛与几十位伟大的诗人成为知交好友,共同品味一首首诗歌的韵味。

也许,读诗、写诗本来便不需要太强的目的。时值冬日,煮一壶茶,得三五好友一起论诗,有雪便好、无雪亦佳,这便是“闲坐话唐诗”的意境,也是这个冬日心底的一丝温暖。

“为学无间断,如流水行云,日进而不已也。”这是清代学者王永彬在《围炉夜话》中的一句话。于是,我参加了中国教师报组织的《唐诗百话》共读活动。

《唐诗百话》是学者施蛰存先生晚年创作的一部集唐诗研究和欣赏于一体的著作,全书按初唐、盛唐、中唐、晚唐分期编排,共100余篇诗话。施先生自由活泼地漫谈唐诗,文风典雅、语言晓畅,于鉴赏中夹谈典故的意义,讲解了每首诗反映的时代、风俗,以及体式、音律等诗歌基础知识。

在“唐诗与地理”板块,读到戴叔伦的《除夜宿石头驿》一诗时,我们的热情到达了高峰。

施先生在文章中分析了诗题,逐联讲解了诗歌的内容和情感,然后重点对第二联是否为“偷句”和其中的“万里”是否夸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唐代诗僧皎然认为第二联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是偷语,甚至说戴叔伦是“钝贼”;施先生却不认可这个观点,他觉得这是点铁成金、古为今用的技巧,而且“万里”不是真指金坛距石城有万里之远,表达的是除夕夜不能归家的孤独寂寞之悲。

一名老师从旅馆寒灯中读懂了“除夕客愁”,并对施先生所说的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是偷句的辩论极为着迷。

她说,好诗从不怕化用,怕的是没有自己的心跳;她说,“万里”哪里是地理距离,分明是游子心中“咫尺天涯”的孤绝;她还从尾联“愁颜与衰鬓,明日又逢春”中感受诗人“年年待春,年年愁深”的无奈;她更从这首诗中懂得了所有漂泊者心底的那声轻叹。

为学患无疑,疑则有进,日子在一天一首唐诗的学习中悄然流逝。在学习“唐诗与历史”板块时,邓涛老师领读《三家史咏诗十首》一篇。

施先生先给出咏史诗、咏怀诗、怀古诗这三类诗的简略概念,然后分析了胡曾、汪遵、周昙这三位诗人的十首诗,包括胡曾的《垓下》、汪遵的《燕台》、周昙的《项籍》等,施先生认为这十首都是咏史类。

邓涛老师则在领读笔记中旗帜鲜明地认为:《垓下》和《燕台》是怀古诗,《项籍》则是咏史诗,应是并不完全赞成施先生的观点。

可我品读多遍之后仍然有些疑惑,于是到网上多方查找资料、寻找证据,甚至向人工智能“虚心请教”。

综合各方意见,我认为咏史诗和怀古诗应这样定义:咏史诗直接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论、议论,核心是表达历史见解,不一定亲临现场;怀古诗必须亲临或虚拟亲临历史遗迹,通过描绘今昔景象的对比,抒发盛衰兴亡、时空沧桑等感慨。

因此,我认为《垓下》是一首典型的咏史诗,诗人在书房追述并咏叹那段历史,焦点完全在历史人物和事件本身;《燕台》则是一首非常标准的怀古诗,它完全符合“亲临古迹—描绘今景—对比往昔—抒发情感”的怀古模式。

也许我的认知不够深刻、文学底蕴不够深厚,但研读经典、敢于质疑不正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品质吗?

在《唐诗百话》共读活动中,我不仅对唐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而且认识了许多认真学习的朋友——这些素未谋面的朋友给了我温暖的安慰,这也是中国教师报此次活动带给我的最好礼物。

意气合,言笑逢。从初捧书卷时的茫然,到研讨交流中的碰撞,再到多方查证后的笃定,这段共读时光让唐诗不再是书本上的冰冷文字,而是化作了一场可感可知的精神漫游。

(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仙桃市张沟第一小学)